

傣族爱情悲剧长诗

妹与岩杰焕

毕 坚 罗嘉坤

责任编辑：刀安国

封面设计：赵志华

摄影：龚正嘉

七妹与岩杰焕

毕 坚 罗嘉坤

德宏民族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云南新华书店经销

内页：云南国防印刷厂印刷

封面：云南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2.5字数70,000字

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6,000

ISBN 7 — 80525—0053 — 7 定价1.39元



毕坚、罗嘉坤近影

出版前言

傣族自古以来是我们伟大祖国各民族大家庭的亲密成员之一。

傣族地区山川秀丽，资源丰富。茂密参天的森林分布很广，在迷人的风光山水中，广为流传着丰富多彩的民间叙事长诗。

这些民间叙事长诗，反映出傣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。据历史记载：汉代史载的“滇越”、“掸”当是傣族的先民。唐代史称为“金定”、“银定”、“黑定”、“白衣”，宋代沿称“金定”、“白衣”，元、明写作“白夷”，清代以来则多称为“摆夷”，但上述都是他称，至于傣族自称，则一直作“傣”。

傣族不仅能歌善舞，舞蹈形象生动，感情细腻。而且文学艺术绚丽多彩。文学的主要形式是诗。叙事悲剧长诗《七妹与岩杰焕》，就是一首广为流传于澜沧江和怒江沿岸，深受傣族人民欢迎的长诗。经过毕坚、罗嘉坤收集整理，不断丰富加工，进行创作，已成为优美的文学珍品。

毕坚、罗嘉坤同志合作的《七妹与岩杰焕》一书的主要内容描述了西南边疆傣族地区秀丽的山川景色，歌颂了青年

男女纯真的爱情，对理想英雄人物的赞美和对统治阶级的揭露和鞭挞。长诗善于用优美生动的比喻，细腻的描述来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，因而使作品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生命力。

毕坚、罗嘉坤从小生活在傣族地区，了解和熟悉傣族民族文学的情况，对民族文学的继承和发展有充分的认识。他们不仅熟记大量著名的诗篇，而且做了发掘、创作工作。诗歌之外的主要文学形式是故事。傣族爱情悲剧长诗《七妹与岩杰焕》，就是一首悲壮，引人入胜的上品。

《七妹与岩杰焕》的出版，是为了通过对傣族爱情悲剧的长诗介绍，对傣族历史的研究，民族文学的了解，提供比较丰富而又形象生动的有价值的资料。同时，增加广大读者对傣族文学的了解和认识，有助于各民族之间团结和加强发展。

艰辛劳动出硕果

——序《七妹与岩杰焕》

张作为

在我的案头，已经摆着毕坚写的《边陲情思》、《这里充满爱情》、《云南少数民族奇风异俗录》等八本书。自然，长诗《七妹与岩杰焕》出版，在他硕果累累的创作实践中，已是排到第九位了！

毕坚今年39岁，只有初中文化，当过知青、工人、记者、编辑，1976年10月后，才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散文、评论和诗歌。短短几年时间，便出版了九本专著，现在还有五本书正在出版社排印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。

没有荆棘，便没有不屈的开拓者，没有奋斗，便不可能有奇迹发生。我和毕坚是老相识了。他为人谦和，好上进。他那双柳叶般的细长眉眼，常从黑框眼镜里闪出智慧和刚毅的光芒；他那满含笑意的园园的脸庞，使人有一种亲切感，所以他的人缘极好。每一见他，我便会想起一件往事：那是为了接待几位外省的朋友，我按照他留下的地址去找他解决交通车去他故乡腾冲采风的问题。虽然我是老昆明了，这条巷却没有到过，几经询问，拐弯抹角，总算找到“庙门”了。

没想到却是个大杂院，天井四周的屋檐下，好几个煤炉子在冒着黑腾腾的浓烟，使人眼睛都睁不开。一问毕坚，那些忙着做饭的主妇都摇头三不知。

“你略是我那个笑迷迷的小伙子？”一位正在炒菜的大妈向我反问。

“对，他就叫毕坚。”

“哟！”她举起锅铲朝上一指。

我朝黑糊糊的楼上看了一眼，不解地问：“在二楼？”

“哟！”她的锅铲举得更高了一点。

“三楼？从哪里上楼？”

“哟！”她的锅铲向左侧一指。

谢天谢地，一把锅铲，三个“哟”字便把我打发上楼了。

登上二楼，又绕过两个冒烟的煤炉子，靠墙有一架楼梯，梯子很陡，每一级只有一根横档，每登一级，梯子便是一下，我扶着梯枋，胆颤心惊地四脚四手向上爬，到楼梯口，忽听“噗”地一声响，只见白烟从一口铤锅里冒出，把煤油炉的火苗都浇熄了。我忙揭开锅盖，有几根面条正在里面翻腾。呵，原来我们以艰苦著称的青年作家正在煮东西吃东西呢！

门是开着的。我向里一看，毕坚却稳坐在一个长沙发上，两手仪着茶几，正在聚精会神地埋头写作。

我高喊一声：“吃面嘞！”

“哦！”他缓缓地抬起头来，“哎呀，老张，没想到，是你大驾光临，好好，来，一起吃面。”

他一边说，一边毛手毛脚地摸出了两个碗。

“谢谢，我吃过了，你快吃吧！”

在他吃面的当儿，我仔细端详着这座危险的旧式阁楼，

上无天花板，破烂的四壁被主人用书架档着，屋里陈设简单，只有一只茶几和一个沙发，看来这就是毕坚的写字台、座位兼床铺了。

“老张，你来得正好，帮我看看，我正在改一首长诗呢！”一听说是诗，而且长，我便感到头疼。

其实，还在五十年代当兵的时候，我不仅爱好诗，而且常写诗。那时我也曾经觉得：诗就是号角，就是鼓点，就是火炬。我热爱生活，热爱自然，热爱我们为之而誓死战斗的宏伟壮丽的事业。在我们轰轰烈烈的有声有色的生活中，应该蘸着人民的血汗来写诗，用诗歌来创造新的世界。

然而，经过无数次人为的折腾，人为的惨剧，我对诗歌越来越陌生了。八十年代虽有古诗的复生，诗社如雨后春笋，风靡城乡，新诗古诗并存，相辅相成，但是好景不长，我总感到诗歌正在失去读者，诗坛空前的沉寂。加之那些“读者越来越不懂的诗是好诗”的“高论”和“佳作”甚嚣尘上，便越叫人对好诗歌不敢问津了！

这些泼冷水的想法，我不好对毕坚直说，只好硬着头皮看下去，这恰好就是《七妹与岩杰焕》的修改稿。

我忽然想到，写诗不易，尤其是写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长诗更难。不少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品，都是有其形而无其神，写成穿少数民族服装的汉人。这部描写傣族生活的民间叙事长诗，我担心，是不是能一扫过去的这种弊病呢？

傣族人民，是勤劳、勇敢、智慧、能歌善舞的人民。在我国众多的兄弟民族中，傣族是一支有悠久历史悠久文化的民族。在旧社会大民族主义的反动统治下，他们是受歧视的，他们的文化是被践踏的。在所谓的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好几

位著名的傣族民间歌手，唱得家喻户晓的民歌也被视为“封资修”，歌手本人也被当作“牛鬼蛇神”惨遭迫害。这样的历史虽然过去了，但它对一个民族的文化与民族感情的伤害，其损失也是难以估量的。毕坚和罗嘉坤合写的这部长诗，对傣族文化，是不是有所继续，有所创新？给傣族人民带来几许弥补，几许宽慰呢？！

“毕坚，我好像没有听说过你是傣族吧？”

“我是汉族；但我在傣族地区长大，对傣族人民的语言、风俗，习惯，了如指掌。”

“你的合作者罗嘉坤呢？”

“他是香堂人，恋族的一支支系。他和我是好朋友，是同饮龙川江水长大的人。他从小热爱文学，勤奋好学，现在是龙陵县政府的一位干部。”

毕坚接着告诉我，这部长诗，是根据流传在澜沧江、怒江沿岸各民族中的一个曲折悲壮的爱情故事写成的。这个故事在緬、泰等国的傣族人中也广为流传。他俩为收集、整理、创作这部长诗，在傣族地区跋涉数千里，熬过了若干个不眠之夜，付出了艰辛的劳动，现在已是四易其稿了！

纵然如此，诗稿还很粗糙，稿纸上改得密密麻麻，很难连贯地读下去，我只好谈了一些鼓励的话。

贵在坚持，难在坚持，为了坚持。毕坚和罗嘉坤坚弄了整整十年，长诗终于出版问世。我如履春风，一口气读完了一百三十多行的清样，宛似长风出谷，爽气袭人；又如细雨微风，润物无声。使人回肠荡气，得到了美的享受。

作为序言，我不想重述一遍长诗的故事情节，或去逐一摘引长诗中最佳的段落和诗句。但我必须要说：这是一部比

较好的还事长诗，好就好在它描述了傣族地区秀丽的山川景色，歌颂了傣族青年男女纯真的爱情。作者善于用优美生动的比喻，善于用诗的语言细腻的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，其句式结构的对称不刻板，保持着韵律上有规律又有变化的波动，始终以诗情的丰满、变化激溅起诗的浪花，因而使作品昂扬着强烈的感染力并具有永恒的生命力。

如若不信，请读者自己鉴尝。

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序于昆明

序

很久很久以前，
在那茂密的翠竹林边，
有一群聪明勤奋的人们，
在那里生活繁衍。

那里有肥沃的土地，
那里有丰富的物产，
孔雀河在那里日夜滋润，
神奇的故事在那里流传。

—

这里有一个村庄，
它是一片美丽的国土，
勐巴拉腊西是它的名字，
国王名叫傅褚。
国王有个公主，
长得如花似玉，
国王爱得如命，

把她捧为掌上明珠。

国王为她取个雅号，
名字叫做杨娥丽。
因她排行第七，
从此大家叫她七妹。

勐巴拉腊西的百姓说，
七妹象天上的星星，
七妹象大海里的水晶，
就象“都拉”在人间诞生。¹
七妹生得温柔和顺，
秉性聪明伶俐，
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
细细的眉毛真动人。

她家的金银堆成山，
她家的土地连着天边。
她从小喜欢打扮，
象个花蝴蝶飞到人间。

班色花开了十八次，
七妹已长到十八岁，

¹ “都拉”——傣语：仙女、美神。

这里“奘房”又开门。¹

泼水节“卜冒”被浇得水淋淋²

泼水节日真快乐，
七妹象笼中的金孔雀，
有翅不能翱翔，
整天困在笼中过。

她天天责怪父王，
不理解女儿的心情，
难道要我象“米涛”，³
在苦闷的宫中渡过一生。

一天七妹壮了壮胆，
到父王面前去求情，
国王一听板着铁面孔，
双眉头锁得紧紧。

七妹见了国王阴沉的脸，
眼前象是一块漆黑的天。
山雨欲来风满楼，

1 奘房开门——傣历六月十六日。

2 卜冒——傣语：小伙子。

3 “米涛”——傣语：老妈妈。

七妹心头冷嗖嗖。

国王看着女儿秀丽的身影，
心中升起美好的憧憬。
身边好象彩云飘绕，
仙女就在面前降临

国王心里在盘算，
要为女儿选个好“洛会”，
一天他对女儿说：
“你是一块圣洁的美玉，

今后允许你走下阁楼，
但不准走得太远，
只能到花园和芒果树下，
还要把笑脸藏在花丛中间。

怕你一时露了面，
“卜冒”见了生麻烦，
如果卜冒见得太多，
定会给你带来灾难！”

七妹恭敬地回答：
“请父王放宽心，
女儿已经长成人，
腹中自有定盘心。

风霜雨露能经受，
善恶美丑分得清。
我不是田边的小野草，
我是皎洁的芭蕉心。

我也不是泼水节里的“千盏灯。”¹
我是蜡烛一条心，
看中哪个小卜冒，
蜡干芯尽不变心。”

七妹决定选洛会，
消息传遍勐巴拉腊西，
真是荷花出水分外娇，
蜂舞蝶扑乐淘淘。

每当夜幕落下的时候，
从四面八方涌来无数的卜冒，
一个个站在竹楼下望着七妹，
忘了弹拨手中的琴弦。

七妹那桃红的嘴唇，
雪白的肌肤，

1 千盏灯——每年泼水节到来，傣家都要用攀枝花油在佛寺周围点上千盏灯，表示吉祥、平安。

一张笑脸似芙蓉，
卜冒们看得目不转睛。

七妹唱的歌，
婉转悦耳多动听，
卜冒们听了，
心儿飞到九霄云。

来串七妹的卜冒，
多是富豪人家子弟，
不是绫罗绸缎，
也是穿金戴银。

人人都想显示自己，
个个都在炫耀富贵。
你挤我拥往前赶，
都想讨好七妹。

站在一旁的岩杰焕，
好象被人罚了站，
双脚并立，
既不后退也不向前。

他粗眉大眼，
身材魁武，
活象虎落平原，

也要被犬群欺负。

他的包头开了花，
衣裳补钉辍补钉。
裤子烂得象五月的杨柳，
草鞋也只剩下几根麻绳。

他把衣襟扭成绳，
不好意思低着头。
七妹看见岩杰焕，
内心深处怪可怜。

岩杰焕原也是富家子弟，
家中牛羊满圈，
鸡鸭成群花果香，
还有房子九十九间。

他家粮食象小山，
金银珠宝装满罐，
衣服装满箱，
还有望不到边的田园。

岩杰焕十二岁那年，
遭到天大的磨难，
父母相继亡命，
一场战乱使他倾家荡产。